

月到天心處

覺 真

宋代邵康節先生有一首《清夜吟》：「月到天心處，風來水面時，一般清意味，料得少人知。」詩意盎然，傳誦千古。不料，這使我想到了年青時聽到的一個故事：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，大批青年知識份子湧入革命隊伍。唱著「解放區的天，是明朗天」，扭著秧歌，打著腰鼓，個個喜上眉梢，迎接解放，心花燦爛，歡呼自由。當然，對那些經過抗日戰爭、解放戰爭、渡江戰役而走入城市的老革命、老幹部，也由衷敬佩不已。有些剛參加革命的女青年知識份子，選擇了自己的偶像，嫁給了老革命、老幹部，成為他們的新婚妻子。當時革命隊伍，有一個「禮拜六制度」，也就是夫妻兩人，分別在兩個單位，各上各的班，各住各的宿舍，只有到星期六，愛人回來，團聚在一起，過上小家庭的二人世界的生活，這就叫「禮拜六制度」了。這一天，禮拜六，正巧是中秋佳節，年輕貌美的太太，望著天心一輪明月，喜人間美滿團圓，詩情畫意，急急呼喊老革命丈夫出來賞月。老革命不知何事？見太太指著明月，他十分無趣的說：「這有什麼好看的？不過像一只大餅。」說完，走回房子做他的事情去了。年輕太太花容失色，

一顆激動的心，頓時跌落冰窖。走回臥室，妻子寫下一首詩：

嫁得郎君不解情，
竟將月亮比燒餅。
從今不盼禮拜六，
春花秋月枉多情。

這首詩，當然被她的老革命丈夫看到了，丈夫雖然是工農幹部，但經過革命隊伍的鍛煉，多少也能舞文弄墨一番。於是，提起筆來，回敬了一首：

春花秋月枉多情，
天上人間兩畫餅。
寒時明月不能衣，
饑時一餅勝千金。

這則故事，被媒體挖掘出來，成了批判以「年輕貌美」的太太為代表的小資產階級情調的典型材料，也成了歌頌以老革命丈夫為代表的無產階級（工農勞動人民）的樸素階級感情的典型材料。一個故事，兩個材

料，被指為階級不同，感情對立。當然，工農幹部，值得我們學習。被歸入（或自動排隊歸入）小資產階級的那些青年學生們，就必然要改造自己，批判自己，狠鬥自己的「小資產階級本質」及其靈魂了。

對於今天的七十年代、八十年代、八十後諸君，當然無法理解當時的歷史語境、當時的歷史氛圍的。這則故事，換到今天來，也許會成爲一則何足掛齒的大笑話。

不，這不是「大笑話」。這是一頁飽含著血淚的歷史。不，這還是一場「大笑話」。無論過去和現在，這的確就是一場「大笑話」。

人生本來就是一場「大笑話」。就看您怎麼笑了。天空那輪明月，對任何人都是平等的。但觀看他的人，卻不平等了。那位老革命丈夫，也未必想傷害他的年輕太太。「寒時明月不能衣，饑時一餅勝千金」，也是實情。如何看那天心明月，是各人心中的價值判斷。老革命要「革命」，他想到的是麵包、大餅，他希望天下窮人都能有飯吃。他「鬧革命」，就是爲了「窮人翻身求解放」，他沒有錯。禮拜六，一個星期只有這一天。這一天等到了，回家了，月圓花好，呼喚丈夫同來「審美」，共享大自然的「天賜」，年輕太太，也沒有錯。把這個故事放到媒體去的作者，適應了那個「大批判」時代的需要，提供了「大批判」的武器和現實教材，他

也沒有錯。別人再拿過來對照自己，批判自己、毒罵自己，也沒有錯。因爲，各有各的需要、各有各的妙用、各有各的解讀。大家都是一場「大笑話」的參與者、製造者。

什麼叫「大笑話」？佛教就叫「空」。空，不是「無」，不是什麼也沒有。只有你悟出空的不真實、不恆有、不自生、不獨存，「諸法因緣生，緣謝法還滅」。才讓你感到這的確就是「大笑話」。

「大笑話」，不是「笑」過去，就結束了。不會，大笑話，還會繼續下去。有人愛美麗，把自己的自然美、本色美，割去，花巨資去整容，整出一番人工美來。然而，化學反應，物理作用，結局是弄得傷痕纍纍，後患無窮，這不也是「大笑話」嗎？

人，不知道那不真實，總是被那「不真實」引誘、上當、受騙，等到最後發覺這是「大笑話」，那就真的悟空了。

悟空，才實現了人的強大。所以，《西遊記》中孫悟空，最後被封爲「戰鬥勝佛」。

宋代邵康節先生，是懂得「禪」的。他的詩，就充滿了禪意：「月到天心處，風來水面時」，禪境也。「一般清意味」，禪味也。「料得少人知」，誰能悟空？誰能知禪？誰能參破這「大笑話」？